

禮記纂言

十八

○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
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少大皆去聲植音特



鄭氏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下大夫虞以植牲與士虞禮同與孔氏曰上大夫平常吉祭用少牢虞依常禮也卒哭謂之成事成吉事也附附廟也二祭皆大並加一等用大牢也下大夫吉祭用少牢虞祭降一等用特牲卒哭附依常吉祭禮鄭以士虞禮云三虞卒哭它用剛日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虞與卒哭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也方氏曰位有上下故禮有隆殺山陰陸氏曰禮士虞用特豕今下大夫之虞亦云特牲則容父為士子為下大夫其祭如此於上大夫言父為大夫於下大夫言父為士相備也

雜記卷十

四九

○重既虞而埋之重平聲

鄭氏曰就所倚處理之孔氏曰按既夕禮初喪朝禰廟重止于門外之西不入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也明日自禰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左倚之就所倚之處理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

○暢曰以榆杵以梧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二尺刊其柄與末暢救亮切曰其救切柳弓六切

昌呂切枇音匕長直亮切

鄭氏曰曰杵所以擣鬱也柎柏也枇所以載牲體者此謂絜祭吉祭枇用棘畢所以助主人載者刊猶削也孔氏曰此明吉凶暢曰及枇畢之義暢謂鬱鬯也柎柏爾雅釋木文梧桐也以柏為曰以桐為杵擣鬱鬯為柏香桐潔白於神為宜也牲體從鑊以枇升之於鼎從鼎以枇載之於俎知吉祭枇用棘者特牲記枇用棘心是也主人舉肉則用畢助主人舉肉用桑者亦絜祭也吉時亦用棘末頭亦削之枇亦當然長樂陳氏曰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絜匕三匕以棘絜匕以桑廩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饗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矣挹之以挑匕然後注于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攷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觶角弓其觶有觶棘匕有捩天畢捩者曲而長也則畢之狀可知矣鄭氏云畢狀如匕絜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匕畢同材然桑黃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絜負者錯俎加匕鄭氏謂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

匕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也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鄭氏曰各以其義稱孔氏曰祭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祭吉則申孝子之心祝辭云孝也或子或孫隨其人喪謂自虞以前凶祭也痛慕未申故稱哀子哀孫士虞禮稱哀子卒哭乃稱孝子方氏曰祭所以追養而盡於一身之終喪所以哭亾而止於三年孝則為人子孫終身之行也故子孫之於祭必稱孝哀則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蓋三年之禮而已故子孫之於喪止稱哀

○白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濟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賓兄弟皆飲之可也

酢音昨濟才細

切啐七內切

鄭氏曰濟啐皆嘗也濟至齒啐入口孔氏曰此明喪祭飲酒之儀正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主人受酢則濟之衆賓及兄弟祭末受獻之時啐之差輕故也大祥主人受賓酢啐之衆賓兄弟受獻皆飲之可也知此主人之酢非受尸酢者以士虞禮主人主婦獻尸受酢之時皆卒爵虞祭比小祥為重尚卒爵小祥祭主人受尸酢何得唯濟之而已神惠為重受尸酢雖在喪亦卒爵賓禮為輕受賓酢但濟之皇氏云主人之酢謂受

尸酢與士虞禮違非也

○凡侍祭饗者告賓祭薦而不食

鄭氏曰薦脯醢也吉祭告賓祭薦賓既祭而食之喪祭賓不食孔氏曰侍謂相於喪祭禮者喪禮不主飲食故相者告賓但祭其薦不食之也此謂練祥祭虞祔不獻賓也方氏曰祭之而不食者哀而不忍故也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

鄭氏曰為期為祭期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言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

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綬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孔氏曰祥謂祥祭主人除服之節於祥祭前夕預告明日祥祭之期此時主人著朝服謂緇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明日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於練祭不著祭服於此祥時正著祭服故注云正祭服純吉朝服玄冠今縞冠故云未純吉祥祭雖吉哀情未忘加著縞冠素紕麻衣鄭引間傳大祥素縞麻衣是也禫禮玄衣黃裳玄冠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也禫祭後著朝服綬冠踰月吉祭

乃玄冠朝服則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
從祥至吉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
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綬冠四也踰月吉
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山陰陸氏曰嫌
於夕爲期嘗朝服矣詰朝不復反喪服故云爾然則祥
之日猶服練服及祭易之所謂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
縞冠是也祭已又易之所謂大祥素縞麻衣是也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

鄭氏曰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
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

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孔氏曰既祥謂
大祥後弔者來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主人必須反
著此祥祭縞冠受來弔者之禮然後反服大祥素縞麻
衣之服山陰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它喪未除
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反它
喪之服

○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爲位而哭拜踊

鄭氏曰客始來主人下可以殺禮待之孔氏曰未畢謂
喪服將終猶有餘日未滿有人始來弔當爲位哭踊不
以殺禮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孔氏曰此明先有父喪而後遭母死為父變除之節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大祥前未竟之時于時又遭母喪母既葬後值父大祥除服以行祥事祥竟更還服母服也若母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二祥之祭為吉未葬為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張子曰如有服則服其服雖緦小功之服亦服新而脫舊以往時暫故也反則如常方氏曰服除服而後反喪服示前喪有終也

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

鄭氏曰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喪或終始皆在二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孔氏曰此明諸父兄弟之喪當父母服內變除之節父母服內其諸親除喪亦為服除服除竟反先服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餘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服私服又

何除焉是有君服不得除已私服其私謂父母已下及諸父昆弟皆不得除也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扱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爲小功緦麻除服也又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服中爲殤長中著服而又爲之除也

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顙苦迴切

鄭氏曰言今之喪既服顙乃爲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

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顙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顙孔氏曰此明前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爲前喪練祥既顙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變麻爲葛顙也後喪既顙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云既顙不云未沒喪則知既顙與未沒喪者別既顙是既虞受服之時未沒喪是既練之後也庾氏云鄭注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當云又喪母不得並稱父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也後喪既顙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爲前喪虞祔山陰陸氏曰凡喪服皆麻練而葛蓋禫而後顙顙吉服也知然者以被顙

黼衣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額其練祥猶行鄭氏謂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鄉當父母之喪未練祥也然則既額在禫之後明矣澄按古字聲司者多借用故縗麻之縗與單縗之縗並通作額鄭氏以額爲代葛之縗是矣陸氏以此爲單縗之縗而謂額乃禫後之古服且引詩衣錦尚褻儀禮被額黼爲證詩之褻衣禮之額黼皆婦人之服加于正服之上以禦道路之塵者至夫家則脫去豈可指爲男子常服之吉服哉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玄端而乃言額乎陸農師於禮注正救甚多但時或好新尚奇以破鄭說而不自知其失當也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鄭氏曰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爾孔氏曰此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首經已除故特云冠若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也此特據降服大功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也大功無杖無可改易斬衰既練要經與大功初死要經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鄭云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練冠易麻互言之者麻謂經帶大

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附亦然

鄭氏曰將祭謂練祥也言若同宮則是昆弟異宮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主人適子散等粟階為新喪略威儀孔氏曰將祭謂將大小祥祭而有兄弟死則殯後乃祭兄弟輕故殯後便可行吉事

此謂異宮者耳若同宮雖臣妾之輕卑死猶待葬後乃行父母祭也喪服傳曰有死於宮中則為之二月不舉祭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故不可以相干虞附則得為之若喪柩即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也吉祭則涉給聚足喪祭則粟階此二祥祭宜涉級為有兄弟喪少威儀故散等也散粟也等階也助執祭者亦粟階主人至昆弟虞附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粟階粟階謂升一等而後升不連步也故燕禮記云粟階不過二等注云其如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等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稱

陽童某甫不名神也

鄭氏曰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祔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冠而兄為殤謂同年者也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陽童謂庶殤也宗子則曰陰童童未成人之稱也某甫且字也尊神不名為之造字孔氏曰此明已有父母之喪練後得祔兄弟小功之殤也已有父母喪猶尚身著功衰今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祔祭則不改練時之服身著練冠祔祭於殤也大功正服則變三年之練故鄭知此是大功以下之殤

言以下兼小功也已是禮之適孫若祔大功兄弟長殤得在祖廟若祔小功兄弟長殤則是祖之兄弟之後所以得祔者已是曾祖之適其小功兄弟同曾祖今小功兄弟當祔於從祖之廟其小功兄弟身及父是庶人不合立祖廟則曾祖適孫為之立壇祔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立神而祭也當祔祭此殤之時其祝辭稱此殤曰陽童又稱此殤曰某甫所以不呼其名者尊神之也故為之造字稱曰某甫曾子問庶子之殤祭於室白故曰陽童宗子殤死祭於室與則曰陰童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為之立字

也鄭云冠而兄爲殤謂同年者此鄭自難公弟冠而兄得爲殤謂弟與兄同年十九也云兄十九而死已明年因喪而冠者此新死之兄既是小功之服不合變三年之練而得有因喪冠者謂已明年之初用父母喪之練節而加冠以後始祔兄弟也云爲之造字者以冠始有字此兄去年已死未得有字祔時爲之造字也張子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謂未祥猶衣所練之功衰未衣麻衣也呂氏曰上言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此謂三年既練遭大功之喪當易練冠練衣而服大功之衰又加首絰以麻易葛帶所不易者杖

屨而已然此三年者統言父母君長子及為人後及適孫爲祖之類若父母之喪既練而祔兄弟之殤則杖屨與練冠俱不易此一節於三年練冠中特爲父母立例蓋大功之衰有重於三年之練冠故所不易者唯有杖屨兄弟之殤雖亦大功然既殤且祔宜輕於父母之練故比之三年所不易者又有練冠也功衰者卒哭所受六升之服也既練則以功衰之布練而爲衣故猶曰功衰此不曰練而曰功衰者爲下練冠立文也言尚者明受功衰之日已遠故知爲練服也若哭兄弟之殤則必易練冠蓋殤之喪雖無卒哭之稅至于祔宜有殺矣

王父死未練祥而孫父死猶是附於王父也

鄭氏曰未練祥嫌未禘祭序於昭穆爾王父既附則孫可耐焉猶當為由由用也孔氏曰禮孫死耐祖若祖喪雖未二祥而孫死則孫亦得用是耐禮耐於祖也按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易檐可也改塗可也此言練時壞祖與高祖之廟改塗易檐示有壞意以其先祖入於大祖之廟其祖傳入高祖廟其新死者入祖廟是練時遷廟也三年喪畢禘於大祖廟是祥後禘也云未練祥兼言祥者恐未禘故也但祖耐祭之後即得耐新死之孫然王父雖耐未練無廟孫得耐於祖其孫就王父所耐祖廟之中而耐祭王父焉山陰陸氏曰猶之言嫌不耐也未練祥嫌未卒哭據周卒哭而耐嫌未卒哭曰未練足矣今日未祥亦嫌未祥可以耐也

○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

鄭氏曰配謂并祭王母不配則不祭王父也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有事於卑者不敢援尊配與不配祭饌如一祝辭異不言以某妃配某氏爾女子謂未嫁者也嫁未二月而死猶歸葬於女氏之黨孔氏曰男子耐於王父并祭所配王母在室之女及已嫁未二月而死耐祭於王母則不祭所配之王父按大夫少宰禮祝辭云以

某妃配某氏士特牲禮祝辭云用薦歲事于皇祖某子
是不言配特牲雖是常祭容是禫月吉祭故不言配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
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

鄭氏曰大夫附於士不敢以己尊自殊於其祖也士不
附於大夫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
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附者祔於先死者孔
氏曰祖爲士孫爲大夫若死可以附祭於祖之爲士者
先祖爲大夫孫爲士而死不可附祭於大夫唯得附於
大夫之兄弟爲士者祖無昆弟爲士則從其昭穆附於

高祖爲士者高祖爲大夫則附於高祖昆弟爲士者若
孫死之後應合附於王父王父見在無可附亦如是附
於高祖也鄭恐大夫之昆弟俱作大夫士亦得附之故
云謂爲士者中一以上謂自祖以上間一世各當昭穆
而祖附之若不得附祖則間去曾祖一世附於高祖若
高祖無可附則附高祖之祖是祖又祖也

婦附於其夫之所附之妃無妃則亦從其昭穆之妃妾附
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從昭穆之妾

鄭氏曰夫所附之妃於婦則祖姑孔氏曰婦之所附義
與夫同孫婦祔祖姑無妃謂無祖姑亦間一以上祔於

高祖之妃無則祔於高祖之祖妃若其祖有昆弟之妃班爵同者亦祔之應氏曰重昏姻之正耦故婦與妾之祔各以其類無之則越次而晉升

公子附於公子

鄭氏曰不敢戚君孔氏曰公子之祖爲君公子不敢祔之祔於祖之兄弟爲公子者

○君薨太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鄭氏曰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朝會如若夫魯僖公九年葵立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孔氏曰大子君存稱世子今君旣薨故稱子與諸侯並列其待之

禮猶如正君若踰年則稱君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

鄭氏曰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孔氏曰大夫恩深祿重故爲君喪居廬終喪乃還家邑宰之士恩輕又爲君治邑久不歸即廢職故至小祥反其所治邑朝廷之士雖輕而無邑事故亦留此公館三年也

大夫居廬士居堊室

鄭氏曰謂未練時也士居堊室亦謂邑宰朝廷之士居廬孔氏曰大夫位尊恩重故居廬士位卑恩輕故居堊

室士若非邑宰當與大夫同居廬

○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此必

孔氏曰按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或三問謂君自行無筭謂遣使也

右記葬後終喪以前之事凡二十節

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

鄭氏曰嬰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常聲乎所謂哭不依廬陵胡氏曰孔子不取弁人孺子泣而

雜記卷二

五十三

此取嬰兒哭者此泛問哭故舉重謂始死時也彼在襲歛當哭踊有節故異

○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一年憂東夷之子也少去聲解佳買切

鄭氏曰言其生於夷狄而知禮也怠惰也解倦也孔氏曰三日不怠謂親之初喪三日內水漿不入口之屬三

月不解者未葬前朝夕奠及哀至則哭之屬期悲哀謂練以來常悲哀朝夕哭之屬三年憂者以服未除憔悴

憂戚馬氏曰中國者禮義之所在而蠻夷者不可以禮義責也然而少連大連之善居喪雖曾閔之至孝亦不

過如是孔子稱之曰東夷之子非特美其能行禮又美其能變俗也論語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言由倫行中慮少連之行可與下惠為徒則豈特如孟獻之加於人一等而已哉

○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

稱尺證切

鄭氏曰問喪問居父母之喪也喪尚哀言敬為上者疾時尚不能敬也容威儀也孝經曰容止可觀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加也齊斬之喪哀容之體經不能載孔氏曰言疏者禮文具載故云存乎書

策齊斬之喪謂父母也父母至親哀容體狀經不能載顏色稱其情當須毀瘠也戚容稱其服當須憔悴也張子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恣適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或謂三年致哀於君子所養得無損乎是君子之所養也居喪以敬為上敬則一於禮也方氏曰敬足以盡禮故為上哀足以盡情故次之瘠足以盡容故為下顏色在乎面目而面目者情之所見也故顏色稱其情戚容兼乎四體而四體者服之所被也故戚容稱其服顏色稱其情者以外稱內也戚容稱其服者以本稱末也情有悲哀降殺之別服有齊斬重輕之殊

外不稱內之隆殺則為偽本不稱末之輕重則為野矣
陰陸氏曰凡居親之喪哀戚常浮於敬故哭泣之哀
顏色之戚有圖不能畫書不能載者矣故孔子言之如
此兄弟之喪存乎書策若親之喪求情於言意之未可
也

○妻視叔父母姑姊妹視兄弟長中下殤視成人

長切兩切

鄭氏曰視猶比也所比者哀容居處也孔氏曰明服雖
有異其哀戚輕重各視所正之親妻居廬而杖抑之視
叔父母姑姊妹出適服輕進之視兄弟長中下殤服輕
上從本親視其成人也方氏曰言輕重雖稍異而哀戚

略同也

○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發諸顏色者亦不飲食也

孔氏曰視比也謂君之母與君之妻輕重之宜比於已
之兄弟若酒食不發見於顏色者則得飲食之鄭氏曰
發於顏色謂醲美酒食使之醉飽方氏曰服君之母妻
比已之兄弟則服君之服比已之親可矣

○縣子曰三年之喪如斬期之喪如剡

剡以漸切

鄭氏曰如斬如剡言痛之惻怛有淺深也

○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
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疏棗皆居聖室不

廬廬嚴者也見賢

鄭氏曰言言已事也爲人說爲語在堊室之中以時事見乎母乃入門則居廬時不入門也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孔子曰大夫士言而後事行故得言已事不得爲人語說也對而不問謂有問者得對而不得自問於人此謂與有服之親若與賓客疏遠者言則問傳云斬衰唯而不對齊衰對而不言是也喪大記云練居堊室不與人居居即坐也方氏曰言略而語詳對應而問倡言而不語對而不問以居憂有所不暇故也廬堊室之中不與人坐亦憂之所獨也在堊室非時見乎母不入門則在廬之中非時亦有所不見也間博曰齊衰之喪居堊室齊衰即此所謂疏衰也以廬爲嚴故父母之喪乃居之所謂嚴者以居喪之重人不可犯也

○凡喪小功以上非虞附練祥無沐浴

鄭氏曰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孔氏曰自小功以上恩重哀深自宜去飾沐浴是自飾非此數條祭祀則不自飾也言小功以上則至斬同練祥不主大功小功也若三年之喪則士虞禮云沐浴不櫛鄭注云期以下櫛可也又士虞禮云明日以其班附沐浴櫛注云彌自釋大夫以上亦然方氏曰有祭則不可以不齊戒齊戒則不

可以不沐浴

○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毀瘠為病君子弗為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

瘍音羊創七羊切

鄭氏曰毀而死是不重親澄曰有創瘍須洗滌而不沐浴有疾病須滋養而不酒肉毀過而瘠為病皆能傷生夫哀者本是愛親毀而傷生則是不愛身也身者親之遺體不愛身即是不愛親也故君子弗為况毀瘠為病不惟傷其生或至殞其生夫人之所貴乎有子者正欲其終父母之喪也毀而死則父母之有子者無子矣無子則無人終父母之喪可謂孝乎

○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疾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飲酒食肉皆為疑死

偽切

方氏曰禮所以制中飢而廢事飽而忘哀皆非中道故皆為非禮然送死所以當大事則飢而廢事尤非禮矣君子病之以其不足以當大事也鄭氏曰病猶憂也疑猶恐也

功衰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

酪音洛食音下

音

鄭氏曰功衰齊斬之末也酪酢哉山陰陸氏曰齊斬之末者齊衰既葬斬衰既練之後方氏曰食菜果飲水漿皆聖人之中制故天下無難能之病焉呂氏曰功衰亦卒哭之受服間博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其飲不加鹽酪不能食食鹽酪可也者如喪大記不能食粥羹之以菜可也蓋人所不能亦不可勉也

○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弗食也食之音嗣其黨也食之弗食並如字

鄭氏曰往而見食則可食也為食而往則不可黨猶親也非親而食則是食於人無數也孔氏曰親族不多食

雜記卷十一

十一

則其食有限若非類而輒食則無復限數必忘哀也方氏曰其黨則食之非其黨則弗食所以為之節

○喪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也從父昆弟以下既卒

哭遺人可也為云偽切下同

鄭氏曰言齊斬之喪重志不在施惠於人方氏曰心有所樂然後以物遺人喪以哀為主故不遺人人遺之雖酒肉受者卻之為不恭故也

○一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二辭主人衰經而受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

孔氏曰三年之喪受酒肉雖受之猶不得食也尊者食

之乃得食肉猶不得飲酒鄭氏曰受酒肉必衰經正服明不苟於滋味受而薦之於廟貴君之禮

○非為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為云偽切

鄭氏曰言非為人喪而問之與而賜之與此上滅朕未聞其首云何問遺也又無事曰問稽顙而后拜曰喪拜拜而后稽顙曰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孔氏曰平敵曰問卑下則賜與語助也豈非為人有喪而問遺之與而賜與之與方氏曰喪拜吉拜皆為拜賜與問也

○疏衰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

可也大功不以執摯唯父母之喪不辟涕泣而見人避音

鄭氏曰言重喪不行求見人爾人來求見已亦可以見之矣不辟涕泣言至哀無飾也孔氏曰小功輕可請見於人大功不可也文承疏衰既葬之下則此小功亦謂既葬也凡言見人謂與人尋常相見不論執摯之事不臣涕泣豈謂執摯見人乎方氏曰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者以人請見在彼請見人在此故也執摯則請見人之禮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期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之喪既殯而從政

鄭氏曰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給繇役孔氏曰王制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與此不同者此庶人依士禮卒哭與既葬同三月故王制省文總云二月也若大夫士二年之喪期不從政是正禮也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是擯禮也

○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

鄭氏曰功衰既練之服也諸侯服新死者之服而往哭謂所不臣也孔氏曰三年之喪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

曰功衰衰雖外輕而痛猶內重故不得弔人也自諸侯達諸士謂貴賤同也功衰雖不弔人如有服謂自有五服之親喪則往哭之將往哭則不著已功衰而依彼親之節以服之申於骨肉之情故也然諸侯絕期不應有諸親始死服今云服而往當是敵體及所不臣者謂始封君不臣諸父昆弟也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二月而祥十五日而禫練則弔鄭氏曰謂父在爲母功衰可以弔人者以父在故輕於出也然則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矣孔氏曰大祥始除衰杖而練得弔人者以父在而得出則其餘喪雖無

父亦得出也母喪至練既可諸父灼然故云皆可以出
既葬大功弔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弔於鄉人哭
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弔待事不執事小功總執事不與於

禮與音
示預

鄭氏曰聽猶待也事謂襲斂執紼之屬期之喪謂為姑
姊妹無主殯不在已族者不與於禮謂饋奠也孔氏曰
身有大功之喪既葬往弔它喪弔哭既畢則退不待主
人襲斂之事期喪練弔亦然期之喪謂姑姊妹無主為
之服期未至於葬往弔鄉人之喪亦哭畢則退不待襲
斂也此姑姊妹期喪既葬受以大功衰謂之功衰此後

若弔於鄉人其情稍輕於未葬得待襲斂但不親自執
事前云大功既葬始得弔人此期喪未葬已得弔人知
此期服輕是姑姊妹無主在他族成婦日久殯在夫族
者也執事擯相也總小功服輕故未葬便可弔人亦為
彼擯相但不得助彼饋奠爾呂氏曰功衰字下脫一不
字此謂卒哭之受服澄按從孔疏其義為長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改入哭踊三者三

乃出

冠去声
下同

鄭氏曰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喪冠也始遭喪以
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

功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從祖兄弟父子俱爲小功其服同也若父齊衰子大功則不可若父大功子小功可以冠嫁未可取婦必父子俱小功之末可以取婦若父小功已總麻灼然合取可知下殤小功謂本齊衰重服降在小功不可冠嫁其餘小功可以冠取若其齊衰長殤中殤降在大功理不可冠嫁矣云大功小功之末可以吉冠則大功小功之初當冠之時因喪服而冠之鄭以前三年之喪可冠於此復明輕喪亦可冠也山陰陸氏曰父小功之末謂小功服之在父行者若從祖父母從姊妹從祖父祖母從祖祖姑是也大功之

末在卑行者若孫及從父兄弟從父姊妹兄弟之子婦是也大功之末不言可以取婦不可以取婦也已雖小功旣卒哭可以冠取妻言主冠取者雖在可以上之域然其冠取者若有小功未卒哭亦不可張子曰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十二字爲衍且直云父小功之末又小功則是已總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凡卒哭之後皆是末也已雖小功旣卒哭可冠取妻是已自冠取也范氏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於晉叔向對曰寡君之

願也。衰經之中，是以未敢請時。晉侯有少姜之喪，自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衰經之中，推此而言，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也。而敦本敬始之義，每於昏冠見之矣。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婦。下公已雖小功卒哭，可冠取妻也。尋此文為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爾非通例也。已有總麻之喪於祭，亦廢昏，亦不通矣。况小功乎？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將至，辟琴瑟。小功至，不絕樂。

音訓又如字辟音也又音關

雜記卷上

三

鄭氏曰：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於樂。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將至來也。辟琴瑟，亦所以助哀。孔氏曰：若異宮，則得與於樂。崔氏云：父有服，齊衰以下之服也。若重服，則其後猶有子姓之冠，自不當與於樂。山陰陸氏曰：自士上達，父有服，有作樂者，宮中雖不聞，子不敢與也。母有服，聲聞焉，不敢舉樂。妻有服於其側，不舉，爾所謂不與於樂，非直不舉也。長樂。陳氏曰：父有服，宮中子不得與於聞樂。况舉樂乎？母有服，不得以舉樂，雖聲聞焉，可也。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不於其側，雖舉之可也。母殺於父，而妻又殺於母也。樂

不止於琴瑟琴瑟特常御者而已大功之親有服其將至則雖辟琴瑟可也未至則不辟矣小功之親有服雖至不絕樂若夫已有小功之喪議而及樂又禮之所弃也

○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

諱從不用切

鄭氏曰自卒哭鬼神事之尊而諱其名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所爲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

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孔氏曰卒哭前猶以生禮事之卒哭後去生漸遠故諱其名王父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已爲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爲之諱子亦同父諱之兄弟謂父之兄弟於已爲伯叔正服期父亦爲之期是子與父同有諱也世父叔父是父之世父叔父於已是從祖正服小功姑謂父之姑於已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總麻二者皆不合諱以父爲之諱故已從父而

諱也姊妹謂父姊妹於已爲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與父同爲之諱此等是子與父同諱也鄭注子不敢不從諱據王父母世父叔父及姑已不合諱者言之父之兄弟及姊妹已爲合諱不假從父而諱也鄭注是謂士也士謂父身以父身是士故諱王父若是庶人子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妻之所爲其親諱但不得在側言之於宮中遠處得言之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同名則爲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之也父爲王父諱於子則爲曾祖父之伯叔及姑是子曾祖之親故注云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共同曾祖之親故注云在其中澄曰注云從祖昆弟於父輕不爲之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者蓋已之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之子也於父爲子行屬卑且疏父服小功其服輕父不爲諱故子亦不從諱若此從祖昆弟之名與母妻之親名同而相重則爲母妻之親諱而因爲之諱爾非正爲從祖昆弟而諱也

○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鄭氏曰不奪人喪重喪禮也不可奪喪不可以輕之於已也孔氏曰它人居喪任其行禮不可抑奪自己居喪

當須以禮不可自奪其喪使不如法不奪人喪怒也不奪已喪孝也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

鄭氏曰親喪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兄弟之喪日月未竟而哀已終孔子曰親喪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隨日月漸除而心哀未忘兄弟謂期服及小功緦也內謂心也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由輕故也長樂黃氏曰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是不終喪也內除外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不唯外除而內亦除也

○免喪之外行於道路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弔死而問疾顏色戚容必有以異於人也如此而后可以服三年之喪其餘則直道而行之是也瞿俱遇切

鄭氏曰惻隱之心能如是則其餘齊衰以下直道而行盡自得也似謂容貌似其父母也名與親同孔氏曰除喪之後若見它人形狀似其親則目瞿然聞它人所稱名與父名同則心中瞿然上云目瞿此應云耳瞿耳狀難名惻隱之慘本瞿於心故直云心瞿異於人謂殊異於無喪之人餘行皆應如此以弔死問疾是哀痛之處身又除喪戚容應甚故舉弔死問疾言也其餘謂期親

以下直道而行直依喪之道理而行也父在爲母雖期年亦從上三年之內也廬陵胡氏曰路隋父死母告以貌類父終身不引鏡近於目瞿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絲竹近於心瞿山陰陸氏曰其餘百行推此而直前則是矣故曰執一術而百善至者孝之謂也

右記喪禮情文之中凡二十三節

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鄭氏曰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氏曰喪禮將亾待孺悲學之

然後書明禮之不廢亦有所因也山陰陸氏曰儀禮士喪禮是歟

○泚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泚柳死其徒由右相由右相泚柳之徒爲之也

相息亮切

鄭氏曰亦記失禮所由也泚柳魯穆公時賢人相相主人之禮孔氏曰孟子云魯穆公時子柳子思爲臣子柳即此泚柳也相主人之禮法相者由左山陰陸氏曰由右相雖非古在可以然之域凡言自某始記失禮所由始也即言爲之君子有取焉據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鑿巾以飯公羊賈爲之也由右相泚柳之徒爲之也

右記喪禮存失之由凡二節

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博三寸厚半寸
剡上左右各寸半玉也藻三采六等

鄭氏曰贊大行者書名說大行人之禮者藻薦玉者也
三采六等以朱白蒼畫之再行也子男執璧作此贊者
失之孔氏曰周禮有大行人篇掌諸侯五等之禮作記
之前人有書贊明大行人之事記者引之剡殺也殺上
方右角各寸半謂圭也五等諸侯圭璧雖異而俱以玉
爲之故云玉也藻謂以韋衣板以藉玉者二采朱白蒼
也六等六行也謂三色每色爲二行是三采六等按聘

禮記云朝天子玉與纁皆九寸纁三采六等典瑞云公
侯伯皆三采三就子男皆二采再就謂一采爲一就其
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二采則四等又云瑒圭璋璧
琮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此謂卿大夫二采共一就也
天子五采五就則十等也山陰陸氏曰聘禮記云所以
朝天子圭與藻皆九寸問諸侯朱綠藻八寸蓋上言所
以朝之玉下言以聘它國者也藻八寸則圭亦八寸可
知故曰瑒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覲聘子男執璧以朝
以圭聘覲今此言圭則子男聘覲之玉也所謂博三寸
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半寸主公言之其餘以是爲差長

樂陳氏曰玉之藉以縹而縹之長抵玉玉五采五就色不過五也公侯伯皆三采三就降殺以兩也子男二采而大夫聘玉亦二采者禮窮則同縹或作藻冕縹織絲爲之則圭縹亦然鄭氏與杜預皆謂韋爲之亾處

○鞞長三尺下廣二尺上廣一尺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

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紕以五采

長廣並去聲紕音準紕音馴

鄭氏曰會謂上領縫也領之所用蓋與紕同在旁曰紕在下曰純素生帛也紕六寸者中執之衣裏各三寸也純紕所不至者五寸與會去上同紕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孔氏曰鞞鞞也長三尺與紳齊也下廣上狹象天

地數旁緣謂之紕上緣謂之會以其在總會之處故謂之會鞞之領縫也此縫去鞞上畔廣五寸謂會上下廣五寸紕謂會縫之下鞞之兩邊紕以爵韋闊六寸倒攝之兩廂各三寸也不至下五寸者謂紕鞞之兩邊不至鞞之下畔闊五寸純以素者謂紕所不至之處橫純之以生帛此帛上下亦闊五寸也紕條也五采之條施之於縫之中會之所用無文純紕既用爵韋故鄭知與紕同也純之上畔去鞞下畔五寸會之下畔去鞞之上畔五寸以其俱五寸故鄭云與會去上同也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韡委武玄縞而后韡

鄭氏曰不蕤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東曰武玄玄冠也縞縞冠也孔氏曰大白冠白布冠也緇布冠黑布冠也二冠無飾故皆不蕤此緇布冠謂大夫士之冠其諸侯則緇布冠績緜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蕤故云而后蕤也大祥縞冠亦有蕤前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蕤也衛文公大白冠自貶損也馬氏曰冠以蕤其首蕤以致其飾冠不蕤者上古質也冠以蕤者後代文也文公以亡國爲喪服故以大白始冠欲其重始而取上世之冠故以緇布此皆不蕤者也玄冠或以

朱組纓或以丹組纓縞冠或以玄武或以素紕此皆蕤者也山陰陸氏曰委委貌也玄所謂縞冠玄武縞所謂玄冠縞武如是而後緜先儒謂玄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歟素委貌蓋素端之冠

○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迎去聲

鄭氏曰弁爵弁也冠玄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天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然則士弁而祭於已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孔氏曰冕絺冕也祭於已自祭廟也助祭爲尊故服絺冕自祭爲卑故

服爵弁士以爵弁爲上故用助祭玄冠爲卑故用自祭不敢同助君之服也作記之人以士爵弁親迎親迎輕於祭尚用爵弁則士爵弁自祭已廟於禮可用然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服爾祭祀須依班序許其著弁其理不可儀禮少牢上大夫自祭用玄冠此云弁而祭於已與少牢異故鄭云唯孤爾知非卿者以少牢禮有卿賓尸下大夫不賓尸明卿亦玄冠不爵弁也崔氏云孤不悉緇冕若王者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緇若方伯之孤助祭則玄冕以其君玄冕自祭不可踰之也馬氏曰祭之至重者助於公祭之有常者祭於已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爵弁而下則大夫以玄冕爲極而士以爵弁爲極也非祭於公安敢用哉然士弁而親迎昏可用弁則祭於已亦可用弁此記禮者之所疑也蓋昏者合二姓之好爲萬世之始以其至大之禮行於一時之間可以攝盛服而用弁焉士之弁而親迎猶孔子謂哀公冕而親迎者也諸侯以祭服而親迎則士以助祭服而親迎義之當然至若祭於已則歲時所用於家爲常苟不與祭於公者有辨安在其爲禮哉苟弁而祭於已非特嫌其同於公而又著其輕於昏矣故士之弁而祭於公者正也弁而親迎者權也弁而

不來也孔氏曰婦來明日而見舅姑之時兄弟姊妹皆立于舅姑之堂下東邊西鄉以北為上近堂為尊也婦自南門而入入則從於夫之兄弟姊妹前度以因是即為已相見不復更別詣其室見之諸父謂夫之伯叔婦於明日各往其寢見之不與舅姑同日也

○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于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入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主人對曰寡君固前辭不教矣寡君敢不敬須以俟命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此必利切

使者使臣並色事切

鄭氏曰行道以夫人之禮者弃妻致命其家乃義絕不用此為始也前辭不教謂納采時此辭賓在門外擯者傳焉賓入致命如初主人卒辭曰敢不聽命器皿其本所齋物也律弃妻畀所齋孔氏曰夫人有罪諸侯出之令歸本國禮尚謙退不指斥夫人之罪故使者將命云寡君才知不敏不能隨從夫人共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告在下之執事須待也俟亦待也敬須待君命也使主人得主人答命使從已來有司之官陳夫人嫁時所贄器皿之屬以還亡國主國亦使有司領受之並云官者明付受悉如法也

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止某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主人對曰某之子不肖不敢辟誅敢不敬須以俟命使者退主人拜送之如舅在則稱舅舅沒則稱兄無兄則稱夫主人之辭曰某之子不肖如姑姊妹亦皆稱之

共音侯盛音成辟音辟

鄭氏曰肖似也不似言不如人誅猶罰也稱舅稱兄言弃妻者父兄在則稱之命當由尊者出也唯國君不稱兄姑姊妹見弃亦曰某之姑某之姊若妹不肖孔氏曰稱舅謂妻被出夫之父在則稱父名使使來告也稱兄謂夫兄之名不云舅沒則稱母者婦人之名不合外接

人雜記卷十

五

於人也夫身無兄則稱夫名夫之父兄遣人致命之辭未聞方氏曰夫婦之道合則納之以禮不合則出之以義人倫之際有所不免也故先王亦存其辭焉

○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鄭氏曰周之制同姓百世昏姻不通吳大伯之後魯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孔氏曰王后無畿外之事故天子命畿外諸侯夫人若畿內諸侯及卿大夫之妻則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命其妻也

○凡婦人從其夫之爵位

鄭氏曰婦人無專制生禮死事以夫為尊卑

○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魯以周公之故得以

正月日至之後郊天亦以始祖后稷配之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

孟月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孔氏曰正月周正月建子之月也日至冬至日也有事謂南

郊祭帝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於祖廟魯禘於孟月於夏是四月於周為六月

雜記本二

卷六

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乖失禮意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澄曰魯之郊上帝亦但得郊於建寅之月禘則用建巳之月獻子二言皆非魯之郊禘本非禮獻子欲移其祭月則失禮逾甚矣山陰陸氏曰僖公蓋嘗用

七月禘于大廟也

○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弛一弛文武之道也

蜡音洛 蠲為切

鄭氏曰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祭也國

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
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恠之也蜡
之祭主先畷大飲烝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
百日之勞喻久也今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
非女所知言其義大也張弛以弓喻人也弓弩久張之
則絕其力久弛之則失其體孔氏曰蜡謂王者於亥月
報萬物休老息農又各燕會飲酒於黨學中故子貢往
觀之民勤稼穡其實一年而云百日舉其成數以喻久
也張謂張弦弛謂落弦張而不弛則絕其弓力喻民久
勞亦損民力弛而不張則失弓往來之體喻民久休息

則志驕逸若調之以道化之以理張弛以時芻逸以意
則文武得其中道也呂氏曰自秋成至于十二月有百
日在百日中索是鬼神以修蜡禮故曰百日之蜡至十
二月乃祭祭而遂息田夫故曰一日之澤方氏曰勞之
猶弓之張息之猶弓之弛張之以武所以始弛之以文
所以終百日之蜡始於春一日之澤終於冬也馬氏曰
王者奉天牧民春夏使之耕作欲其富也能勿勞乎秋
冬使之收成致其勞也能勿息乎不久張以著其仁不
久弛以著其義澄曰使民常勞則民將不堪上之人不
能強民之從也故曰文武弗能使民久逸則民將廢業

上之人不爲此以縱民之情也故曰文武弗爲

○孔子曰凶年則乘駑馬祀以下牲

鄭氏曰自貶損亦取易供也駑馬六種最下者下牲少
牢若特豕特豚也孔氏曰校八馬有六種種馬戎馬齊
馬道馬田馬此五路所乘駑馬負重載遠所乘凶年人
君自貶乘駑馬也天子諸侯常祭大牢凶荒則用少牢
諸侯之卿大夫常祭用少牢降用特豕士常祭用特豕
降用特豚如此之屬皆爲下牲方氏曰馬不良謂之駑
牲非純全謂之下山陰陸氏曰下牲蓋猶用其本牲之
下者也故祭凶年不儉

○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梲賢
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
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偪下

紘音宏梲
章悅切

鄭氏曰難爲上言其僭天子諸侯也鏤簋刻爲蟲獸也

冠有笄者爲紘紘則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旅樹門

屏也反坫反爵之坫也山節薄楹刻之爲山拊朱儒榼

畫之爲藻文難爲下言其偪士庶人也豚俎實豆徑尺

言并豚兩肩不能覆豆喻小也孔氏曰天子冕而朱紘

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邦君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

有反坫此天子諸侯之制而管仲爲之當時謂管仲賢

大夫尚爲此僭上是在管仲之上者皆被僭也故難可
爲上豚在於俎豆形既小尚不揜豆明豚小之甚不謂
豚在豆也平仲賢大夫猶尚偏下是在平仲之下者恒
被偏也故難可爲下

○孔氏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
而辭曰䟽食不足祭也吾殮作而辭曰䟽食也不敢以傷

吾子

食音嗣
並同

鄭氏曰少施氏魯惠公子施父之後貴其以禮待已而
爲之飽也時人倨慢若季氏則不以禮矣孔氏曰吾祭
謂孔子祭也作起也殮強飯以答主人之意方氏曰賓

雜記卷十一

八十九

祭與殮主人皆作而辭有禮也殮者食後更殮傷謂傷
庶張子曰後世唯務簡便至如賓主相與爲禮宴然不
動復何相勤相敬之意但以酒食相與醉飽而已古人
必自進籩豆几席酌酒而拜所以致其敬也末世雖宗
廟之饗父母之養禮意猶有所闕孔子食於少施氏而
飽少施氏有禮也食於季氏孔子雖欲行禮季氏必是
不知故不辭不食肉而殮凡禮必施之於知禮者若爲
不知禮亦難行

○廡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拜之士壹大夫再亦相弔
之道也爲云偽切

鄭氏曰拜之者謂其來弔已宗伯職曰以弔禮哀禍災
孔氏曰廐焚孔子馬廐為火焚孔子拜鄉人來慰問者
雖非大禍災亦是相哀弔之道也山陰陸氏曰為為火
來者拜錄之以著聖人言動之間無所不為法澄曰士一
大夫再言士來者一拜以謝之大夫來者再拜以謝之也
○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當如
鄭氏曰問其先人始仕食祿以何君時方氏曰文公之
下執事也此下宜更有辭簡脫爾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孔氏曰過謂過誤也鄭氏曰舉猶言也起立者失言而

變自新稱字謂諸臣之名也

雜記卷十一

九十

○內亂不與焉外患不辟也與音預
辟音避

鄭氏曰謂卿大夫也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
已至於鄰國為寇則當死之也孔氏曰力不能討謂不
與國政若與國攻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方氏曰門內
之治恩揜義內亂不與者重恩也門外之治義斷恩外
患不辟者重義也澄曰內亂不與焉謂亂之輕小者爾
為亂者於已有兄弟之親則誅之逐之有當國政者在
已以親親之恩不與聞其事可也若亂之重且大者管
叔啓武庚而叛周則周公以弟誅其兄石厚輔州吁而

弑君則石碣以父殺其子豈得不與乎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行其

去殺

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行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爾言之爲易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行是空言爾君

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地廣大荒而不治士之辱也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故地有餘而民不足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謂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三患之所言者道五恥之所言者事澄曰得學得行猶幼而學之之學壯而欲行之之行行謂見用於時得行其學也非行而至之行既得之而又失之按論語言雖得之必失之此以學言也又言既得之患失之此以位言也大學言得衆得國失衆失國孟子言得其民

得其心失其民失其心此以土地人民言也此下言地
有餘而民不足衆寡均而倍焉則此句亦是以上地
民言孟子所謂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是也三患之君子
兼談無位有位之人五恥之君子兼談北面之臣南面
之君孔氏曰人須多識若未聞知患不得聞不撫養其
民使民逃散後民衆寡彼已均等它人功績倍多於已
由不能勸課督率故皆恥之鄭氏曰恥民不足者古者
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衆寡
均謂俱有役事人數等也倍焉彼功倍於已也

右附記雜事雜辭凡二十節

